

皇囚王第一步 由恨生惡

紫微殿內，氛圍凝滯。

躺在龍床上的男人臉色灰黑，氣若游絲，圍繞在他身旁的人個個臉色凝重，大氣都不敢吭一聲。

這時外頭突然傳來陣陣腳步聲，當殿門打開的瞬間，殿內所有人都同時回頭——男人身上的玄色大氅襯托出他的高大挺拔，他面如冠玉，五官深邃出眾，教殿內眾人幾乎都屏住氣息注視著他。

尤其床邊的少年更是轉不開眼，呆愣地直瞅著。

男人像把寶劍，華貴傲岸，但，更像把無鞘的劍，銳利而危險，渾身散發著與生俱來的威懾氣勢，讓人只敢遠觀而不敢靠近。

他目不斜視，大步踏進殿內，渾然不覺他人的目光，直到離龍床幾步的距離，所有人才趕緊朝他行禮。

「見過王爺。」

他擺手示意，所有人全都噤聲退後一步。

他走到床邊，注視著龍床上奄奄一息的男人，心裡諸多情緒卻不形於色，直到男人像是察覺他的到來，徐徐張眼，意外又像是意料中般揚起笑。

「迅羽……」段迅仁朝他伸出手。

段迅羽面無表情地看著那隻枯黃的手，緩緩握住。「三哥，我回來了。」醇厚嗓音如陳酒般迷人，卻沒有一絲溫度。

「總算盼到你了……」段迅仁說著，又伸出另一隻手，低啞喚著，「翼兒……」

「父皇。」一直站在床邊的少年趕忙握住他的手。

「迅羽，朕把翼兒交給你了。」

段迅羽濃眉微攏，睨了眼打一開始就沒進入他視線的少年，整個人微怔了下，迅速恢復平靜，再無洩露半絲情緒。

「中院。」段迅仁啞聲喊著。

「微臣在。」站在末席的男人乃王朝中院大人聞人天機，有張陰柔美顏，此刻他收起平常的戲謔笑意，正色以對。

「擬詔，宣朕旨意……傳五皇子段翼為帝，震北王為攝政王……與三院大臣共同輔佐少帝……」

此話一出，在場所有人儘管都對這道遺詔不意外，但面色各異，各自思量。

「微臣遵旨！」

聞人天機行完禮，正要離去擬詔之際——

「慢。」段迅羽抬手制止。

瞬間，所有目光都落在他身上，聞人天機也停下腳步。

「三哥。」段迅羽垂斂長睫，遮掩無溫的魅眸。「三哥派人快馬傳信，要我回宮一趟，如今我回來了，待會就走。」言下之意，他無意接下攝政王一位。

殿內所有人莫不訝異段迅羽的放肆和傲慢，更想不到他竟敢如此頂撞皇上。

段迅羽不僅是當今皇上的么弟，更是同母所出，兩人感情之好，是朝堂間的美談，

直到十七年前，段迅羽銜先皇之命前往北防替換當今皇帝回京之後，這段情誼就起了微妙的變化。

那時段迅仁回京後，先皇駕崩，段迅仁順理成章地接下皇位，而後朝堂傳言，是段迅仁搶了段迅羽的皇位，只因當初先皇極寵愛段迅羽，早已屬意將皇位傳給他。也不知道是否真是如此，段迅羽從此之後守在北防長達十七年，擊潰北方多國，無人膽敢再進犯邊境，甚至一一歸順，成為無極王朝的友邦，年年進貢白銀戰馬，被北方諸國讚譽為「無極戰神」。

如今，他手握重兵，統領北防近四十萬大軍，朝堂一度盛傳他總有一天會舉兵造反，要皇上快快收回兵符，然而皇上卻不曾理會。

事實證明，段迅羽非但未造反，甚至這十七年內，回京的次數屈指可數，眼下的態度更是清楚表態他對宮中一切皆無興趣。

此舉令在場的三院大人和一千后妃暗地裡思量著，因為段迅羽的決定將會改變未來朝堂派系的盛衰。

若段迅羽真要抗旨，一意孤行回歸北防，皇后所屬的東派自然是樂觀其成，只因皇后無所出，早年便將生母早逝的段翼收為己子。

擁有段翼這個少年皇帝，東派自然是權傾朝堂。

「十三弟……還恨著三哥？」只剩一口氣的段迅仁問得無比卑微，彷彿忘了自己貴為天子，忘了寢殿內尚有他的嬪妃和臣子。

段迅羽神色未變地瞅著他，輕輕拉開他的手。「三哥，歇息吧。」

明明已是油盡燈枯，但段迅仁也不知道打哪來的力氣，硬是將他的手扣得死緊。

「迅羽，輔佐翼兒，你非得這麼做不可……你必須這麼做，你不能再離開京城，你……」話未盡，刺眼的鮮紅從他的嘴邊淌下。

「皇上！」身旁的三院大人和嬪妃騷動起來。「御醫！」

段迅仁渙散的眼神凝聚威懾光痕，執意地道：「震北王，朕命令你，命令你守在京畿，成為輔佐新皇的攝政王！」

段迅羽抿嘴不語，身旁御醫衝向前，想趕緊替皇帝把脈，卻聽他低斥，「退下！」御醫聞言，只能躬著身往後退去。

「震北王……朕的十三弟……回來吧，三哥就要走了，你就不能答應三哥唯一一個請求？」他說著，氣息漸亂，但扣住的手勁未鬆，眼眸黑亮有神。「十三弟……三哥對不起你……十三弟……」

段迅羽默不作聲，聽著他的低喃漸漸微弱，直到寢殿內安靜無聲，所有人都屏氣凝神等待他的答案。

儘管眾人皆想知道皇上口中的對不起到底是否為盛傳中的奪位，但這答案在這時刻已經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段迅羽是否有意願留京。

段迅羽眼神冷漠，教眾人讀不出思緒，而他的目光從頭到尾都停留在段迅仁面上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他緩緩伸出手，就在眾人以為他要再次拉開皇帝的手時，卻見他撫上段迅仁的臉，蓋住了他的眼。

「三哥……我答應了，閉眼吧。」他低聲道。

手落下的瞬間，就見段迅仁閉上雙眼，唇角隱隱浮現笑意，扣住段迅羽的雙手無力垂下，已然氣絕。

眾人一見，立刻跪下。

「皇上！」嬪妃放聲哭喊。

皇帝的貼身太監拔聲高喊，「皇上駕崩！」

「父皇……」三名皇子奔到床前。

段迅羽垂斂長睫，望著段翼。

段翼早已哭紅了眼，那年少如玉的面貌有幾分酷似她，是三哥和她所生下的孩子，諷刺的是，如今自己竟得要代替三哥守護他。

他笑得自嘲，自問——這算什麼？

皇帝駕崩，遺詔中，三位皇子中，年僅十六歲的五皇子接下皇位，大皇子段若雉封為平親王，二皇子段處雍為直親王，宮中著手處理皇帝移靈一事，由段迅羽和少帝段翼一同主持。

站在皇陵內，段迅羽看著帝棺被抬進陵寢，裡頭早已有一口棺，不需問他亦知棺中的女子是誰。

「生同衾，死同穴？」他喃問，哼笑著。

「皇叔？」段翼驀地抬頭，表情困惑。

段迅羽睨了他一眼，逕自往前走。

段翼愣了下，還是舉步跟上他，在禮部和司禮監的安排之下，和他一同完成了帝棺入陵的繁瑣事項。

段翼從頭到尾紅著眼眶，隨著段迅羽踏出陵寢外時，因為心緒飄浮以致不慎踩空，跌倒在地。

「皇上！」跟在後頭的司禮監太監趕忙上前攙扶。

段翼有些羞赧地抬眼，卻見段迅羽連頭也沒回，已快步走出皇陵。

唉，原來不是他的錯覺，而是皇叔真的不願意親近他，一如皇叔遲遲不肯答應父皇接下攝政王一位。

他並不願意留在京城，只是被迫暫棲在此。

回頭望了眼陵寢，段翼知道再也沒有一個人會像父皇那般疼寵他，而他也必須趕快長大，成為父皇理想中的賢君。

於是，不讓任何人攙扶，他起身追上段迅羽的腳步。

一走出皇陵，就見禮部尚書傅年敬不知道在跟他說什麼，他隨手一擺，便逕自上了步輦揚長而去，一刻也不願多作停留。

「這這這……」傅年敬一臉錯愕地站在原地。

「傅尚書，怎麼了？」

傅年敬聞言，趕忙回頭躬身。「皇上，老臣是想跟攝政王確定登基大典觀禮使節的人數。」

「喔？」他是新皇登基，有許多事都不懂，自然得要有人在旁輔佐，有皇叔替他

作主，應該無何不妥。「有什麼問題嗎？」

「這……皇上，這邀請觀禮的人數多寡，有關禮部回禮準備的份量，可攝政王未經老臣圈點，便已經差人傳訊各國，要所有友邦皆派使節前來。」屆時這筆回禮恐怕相當可觀。

「這事可還有轉圜餘地？」

「老臣剛剛就是想跟王爺商量，看能否派人攔下傳訊兵。」

「那我去問問皇叔好了。」

「皇上得自稱朕，皇上。」傅年敬小聲提點著。

「我……朕知道了。」唉，想要改口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。「扶蘇。」

「皇上，皇輦已備妥。」自小跟在他身邊的太監扶蘇立刻向前一步。他一直在皇陵外等候，自然早將這等小事給準備妥當。

「走吧，動作快點，咱們得追上皇叔。」坐進皇輦時，他如是道。

扶蘇嘆口氣，很想跟他說，皇叔是他的，不是咱們的，但冒犯龍顏的話他還真說不出口，回頭得跟須太傳說一聲，要他好生教導皇上用詞語令。

他的主子隨和沒架子，這自然是天大的好事，但現在都當皇上了，總得要拿出點魄力，要不然在這宮中很危險的。

段翼豈會知道他心底在想些什麼，一心要人趕緊追趕前頭的步輦，慶幸的是進城之後，送靈的百姓還在街上未散，延緩步輦的移動，讓他得以在進了右福門後將他給攔了下來。

「皇叔！」不等扶蘇攙扶，段翼立即跳下皇輦，快步追上段迅羽。

段迅羽站在原地，濃揚的眉微微擰起，貼身侍衛衛少宇見狀，小聲勸道：「王爺，那是皇上、是皇上。」給點面子，趕快回頭呀。

前頭有朝中官員走動，就連平親王都在場，雖說是自個兒的姪兒，但終究已經是皇帝，這天底下沒有一位大臣可以對皇上視若無睹，聽而不聞的。

他的主子是桀驁不馴了些，隨興不羈了點，但這裡是宮中，不比北防，就算這少年皇帝看起來一點殺傷力都沒有，但畢竟是皇帝，一道聖旨就能取人性命的。

可偏偏段迅羽充耳不聞，就站在原地。

「皇叔。」段翼微喘氣息笑喊著，壓根不覺得自個兒追到他面前有失天子顏面。

「有事？」段迅羽居高臨下地望著他，黑亮的眸始終冰冷。

「呃……禮部傅尚書想知道觀禮使節人數能否變動，所以我……」

「到底誰才是皇帝？」段迅羽冷聲打斷他。

衛少宇倒抽了口氣，而且他發誓，就在幾步之外，正準備行禮的官員也嚇得瞠目結舌。完了完了，主子難道就不能客氣一點嗎？

「我……」

「難道先皇什麼事都不曾教導過你？你這五皇子也未免被寵得太嬌貴了。」段迅羽哼笑了聲，向前一步，狀似湊在他耳邊，可音量一點也不小，像是蓄意要讓所有人都聽見，「要是尚未斷奶，要不要本王替你找個奶娘？」

衛少宇無奈地閉了閉眼，就見那幾個官員當場嚇退數步，一臉見鬼的模樣，反倒

是平親王笑得闔不攏嘴。

唉，好可憐的新帝，沒人敢出手幫他，手足還在看笑話……衛少宇內心正要下完結論時，卻見有個男子正快步走來。

「我……」段翼渾然不覺身旁起了什麼騷動，直直地望著段迅羽那雙噙滿戲謔笑意的眸。

他被厭惡著，皇叔眸底是赤裸裸的嫌惡，教他的心微微地抽痛。

為什麼？父皇總在他面前說著皇叔的好，總說皇叔是所有手足裡頭最出色、最剽悍的，亦是與父皇最為情深的一個，但是打從他有記憶以來，他只見過皇叔三次，總是匆匆一瞥，甚至就連過年時，父皇特地要皇叔回京，皇叔也都只是打個招呼就走，絲毫不給父皇顏面。

他忍不住問了父皇，父皇苦笑說：「是父皇背叛了他，他生父皇的氣是應該的。」曾經，他問了好幾回，想知道父皇到底背叛了皇叔什麼，父皇卻總是不說，但父皇臨終前對皇叔的請求，彷彿間接應證了宮中的傳言——父皇搶了皇叔的帝位。

「皇上如此嬌貴，該要如何統管朝堂百官？」段迅羽滿臉惡意的笑。

「不需攝政王費心，皇上自有下官教導。」

一道冷聲殺入，段迅羽睨了眼。「須太傅嗎？」

他哼笑出聲。「要真有心教導，他又怎會是這副德性？當個皇上要是毫無主見，一心只想依靠他人，勸他還是提早退位，方能留個全屍。」

須翎俊白面容鐵青震怒，出聲喝道：「攝政王太放肆了，依王朝律例——」

「拿祖宗規矩壓本王？」段迅羽打斷他，壓根沒將他看在眼裡。「那麼本王會讓你知道，本王才是規矩！」

「你——」

「夠了！」段翼低吼了聲，轉身朝紫微殿而去。

須翎怒瞪段迅羽一眼，才跟著舉步離開。

段迅羽撇唇哼了聲，轉了個方向朝掖華殿而去。宮外有座攝政王府，但近來宮中瑣事繁忙，先是先皇移靈，而後又是新皇登基，他便跟段翼要了掖華殿，當成他在宮中的暫棲之處，而這離皇帝所居的紫微殿相距不過是兩道廊的距離。

掖華殿內無任何宮女美婢伺候，只有幾名跟著他在北防十多年的親信，然而此刻殿內竟有幾位姑娘候著，教他微眯起眼。

「王爺。」一面貌極為俊美的男子見他歸來，趕忙向前低聲道：「佟太后派人送了幾名身邊的宮女給王爺，說是要照料王爺起居的。」

「退回。」段迅羽淡聲道，踏上長廊往後殿而去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連華，本王只要你就夠了。」當著幾名宮女的面，他扯著連華入懷，蠻橫地吻上他的唇。

幾名宮女見狀，一個個嚇得水眸瞪圓，卻無人敢作聲。

衛少宇無奈地垂下臉，盯著烏頭靴，暗數著數，猜想還要多久才能抬眼。

就說他的主子很隨興的，只是偶爾會奔放過頭，放肆不羈了些，還會偶爾嘲笑少

帝之外，完美的讓人挑剔不了。

「王、王爺……」連華閃避著，雖說極習慣段迅羽不分時間地點的渴求，但在場有姑娘家，仍教他感到羞赧。

「少字。」段迅羽懶懶喊著。

「屬下在。」

「本王不想在掖華殿內看見不相關的人。」

「是。」言下之意就是叫他處理了……唉，人家也不過是想要聯絡一下感情，直接退回不是太不給面子了嗎？

不過主子是不是太刻意了？到處樹敵，也不要一口氣招惹那麼多呀。

就在衛少宇搖頭晃腦地帶著幾名宮女離開時，段迅羽已經帶著連華來到後殿，等殿門關上才問：「鐵稷可有消息？」

鐵稷是他麾下大將，一個月前宮中差人告知先皇病危，他只帶著幾個心腹日夜兼程而歸，如今他不得不待在這兒，自然得先佈局，因此需要鐵稷替他帶點兵回京。

「鐵將軍已經進京，小的照王爺吩咐，派人先將他安置在攝政王府，將這段時日裡發生的事跟他說過一遍。」連華動手解下他身上的披風，褪去素白錦袍。「王爺要回一趟攝政王府嗎？」

「不了，本王想歇會兒。」段迅羽疲憊地往床上一倒。

要說陣前操演，征兵對戰，對他而言不過是家常便飯，反倒是宮中的繁文縟節教他疲累不堪。

為了一場移靈，他已經足足有兩天餘未闔眼，不但得聽禮部在耳邊喳呼，還要替還未斷奶的少帝注意朝中派系動向，簡直令他厭煩透頂。

「王爺退回幾名宮女，恐怕有所不妥。」連華輕聲道。

「怎麼，她想給，本王就非收不可？」

「屬下知曉王爺是不想沾染麻煩事，但想要摸清朝中派系，這不也是條捷徑？」連華坐在床畔低問著。

衛少宇個性風趣又討喜，他在宮中到處找人攀談，旁敲側擊倒也問出不少消息。好比眼下朝中分為以佟太后和其父東院大人為首的東派，與孫淑妃和其父西院大人的西派，兩個派系在朝中相互較勁，為的是讓哪個皇子登上帝位。

如今段翼登基，成了東派最有力的靠山，然而段迅羽被急召而回卻成了難以預測的變數，只因段迅羽手中的四十萬大軍兵符尚未交出，那是當初先皇駐守西北防的西北大軍。

東派僅靠少帝，根基不算太穩，而西派雖有個平親王，卻是有銜無權，雙方自然都想拉攏段迅羽，但又怕引狼入室，於是尚處在觀望階段，唯有東派佟太后明著示好，派了宮女伺候，暗地裡恐是要讓她們當眼線，注意段迅羽的動向。

「何必摸得太清？」段迅羽閉目養神。「說穿了不就是東派和西派，只要先拿下其中一派，剩下的根本不成氣候，就不知道先皇是年老昏庸還是怎地，怎會放任這些亂黨自成一派，全是些煩人的瑣事。」

但他不怎麼相信三哥是年老昏庸，甚而懷疑這一切全都是三哥佈的局，等著他回

宮善後，成了他不得不留下的理由。

要真是如此，三哥可是豪賭啊，賭的是他的江山和他寶貝兒子的性命。

連華注視他良久才問：「王爺既不想待在宮中，為何還要勉強自己？」

「何來勉強？辦完想辦的事，本王自會離開。」他眼皮未掀地道。「此刻本王要是不在宮中，那少帝不出幾日也要一道入皇陵了，待這些麻煩事處理完，再走也不遲。」

三哥會那般求他，必定是因為少帝人微勢單，當然得要找個信得過的人輔佐，成為少帝的靠山，只是怎會是他？

三哥這步棋，該說走得太險，還是將他看得太透澈？

「原來王爺是在乎少帝的安危。」

段迅羽緩緩張眼，皮笑肉不笑地道：「他的死活與本王何干？」

「真無關係？」連華不由得笑問。

「也不能說沒有，倘若今日皇位易主，若是直親王，也許還能維持太平盛世，但直親王母妃一派沒落，毫無勢力可言，他根本沒有登基的機會，要是落到平親王手中，恐怕要山搖地動了，屆時本王還能在北防悠哉度日？」

連華美目微移，再問：「王爺才回京十數天，就已經將一些事給摸透了，那麼不知道王爺接下來要怎麼做？」

「連華，你今日的話真多。」

「王爺想在北防悠哉度日，不管是誰當皇帝都一樣，誰都不能破壞王爺想過的生活。」意指段迅羽方才一席話太過矯情。「就算是先皇，不管下了幾道聖旨，王爺依舊抗旨到底，就是不肯回京。」

「因為那是他欠本王的。」

「也是，因為他搶了王爺最愛的女人，如今還要王爺輔佐他倆的兒子……」

「他死了，握著本王的手死不瞑目。」彷彿他不給承諾，便永遠不閉眼般不肯放開他的手。

再多的恨，在亡者的面前，他能不妥協嗎？

「所以王爺是確實想要輔佐少帝？」

「你認為呢？」他笑著回問。

「屬下難揣王爺心思。」

「那就等著看就好。」段迅羽閉上眼，不再開口。

等著看吧，看他如何大鬧一場！

攬翠殿內，八角宮燈盡點，光線柔和昏黃。

「攝政王把宮女全都退回了？」佟太后神色微沉地問。

她面容姣美，因為保養得當，所以風華依舊，然而眸色冷厲，滿是算計。

「不只這樣，聽那回來的宮女說，攝政王還當場吻了自個兒的貼侍。」

「喔？」原來他好男風，莫怪至今尚未成親，那麼她是不是應該挑幾個年輕漂亮的男人送去？

佟太后垂斂長睫，思量之際，便聽宮人又道：「太后，奴才剛才在宮中聽到了一些傳言，不知道該不該說。」

「說。」

「奴才聽人說，攝政王極為無禮，一刻鐘前還在右福門內對皇上出言譏諷。」

「真有此事？」佟太后愣了下。

「聽說平親王當時也在場，站在幾步外看熱鬧。」

佟太后聞言不禁皺起柳葉細眉，半晌後啟口，「擺駕，哀家要見皇上。」

「是。」

不一會，她在一干宮人簇擁下來到紫微殿，見須翎適巧從後殿固思閣內離開，一臉冷沉。

「須太傅。」佟太后輕聲喚著。

須翎聞言，回頭望去，躬身作揖。「下官見過太后。」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須翎有些欲言又止，最終還是將滿腹不滿嚥下。「下官不懂太后之意。」

「皇上在固思閣內嗎？」她再問。

「是。」

「須太傅和皇上談了什麼，何以臉色如此不悅？」

「下官是和皇上談及登基大典一事，由於皇上未及戴冠之齡，所以戴冠儀式本該由下官完成，但是皇上執意由攝政王主持，下官不過是略略不滿罷了。」須翎信手拈來說詞，說得臉不紅氣不喘。

硬是要說，攝政王主持是天經地義，不管是身分地位皆適合，更因為兩人血緣最近，如此搪塞不過是想虛掩罷了。

他氣，是氣皇上的死心眼，聽著先皇道盡攝政王的英勇事蹟，尊攝政王為皇叔，任由攝政王在宮內放肆造次卻不出言喝斥，直讓天子顏面蕩然無存。

他是個三品太傅，只負責皇上的教導之事，從未涉及朝堂，但不代表他不清楚朝中派系分裂。攝政王的出現如同水一般，可載舟亦可覆舟，對待攝政王自然不能以天子之姿壓迫，但也不能太過放任，得要拿捏拉攏，動之以情，誘之以利，成為己身最大後盾，但皇上卻一廂情願地認定攝政王必定會幫助自己。

如此天真，教他又急又氣，可偏偏皇上什麼都聽不進去。

不過這些事他也不會告知佟太后。佟太后之心一如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根本是打算挾天子以令天下，要是將此事告知，恐怕又不知道要惹出什麼麻煩，倒不如三緘其口，按兵不動。

「……是嗎？」佟太后半信半疑，但須翎是朝中少見的清流，從不結黨營私，規規矩矩地教導著皇上，所以她便姑且相信。「由攝政王戴冠也算是天經地義，太傅也別攔在心上。」

「下官知曉，不過是有些失望罷了。」須翎撇了撇嘴，俊面尚存不甘，卻已轉了話題。「不知道太后此刻前來找皇上是……」

「這些時日皇上忙著移靈和登基之事，多日不見，哀家想找他說些體己話。」佟



太后輕嘆了口氣。

「那麼下官就先告退。」

佟太后擺了擺手，讓宮人先去通報一聲，才徐徐踏進固思閣內。

「母后。」段翼從書案後頭起身迎接。

「皇上，近來可好？」她端詳著他的神情，想證實傳言是真是假。

段翼被教導得極好，沒有皇子傲慢性情，沒有自己的主張意見，聽話又乖巧，這點最得她心。

「兒臣極好，只是累了些。」段翼勉為其難地勾唇。

佟太后見狀，心不禁往下沉。

段翼是個藏不住心思的，更是個笑臉迎人的孩子，而此刻他卻笑得勉強，彷彿受到什麼委屈，這豈不是意味著傳言為真？

為了拉攏段迅羽，她挑了宮中絕色送去，他卻絲毫不動心，那就代表他有所防備。如今又待皇上極度無禮，怕是把和先皇之間的嫌隙加諸在皇上身上。

可恨！雖說她跟在先皇身邊二十年，卻也只記得十七年前北防換將，由年方十三歲的段迅羽前往換回先皇，待先皇登基時，兩人便已絕裂，但到底是為何事鬧翻，先皇絕口不提，根本無人知曉。

早知道段迅羽有權傾一方之時，當年她就該好生討好他，都怪她太過短視，未能與他培養出叔嫂情分。

如今，要是攝政王因此被西派收攏的話，就怕剛到手的皇位恐是曇花一現，非得想個辦法好生拉攏不可。

「皇上，就算是累了些也得要謹記，晨昏定省之禮不可忘，得跟攝政王親近些，他可是皇上的皇叔，是你父皇的同胞么弟。」

段迅羽在北防待了十七年，這十七年來與宮中少有連繫，難以藉故攀附，只好讓段翼多多親近，要是能藉此得知他和先皇間的恩怨，那更是事半功倍。

段翼的笑僵了下。他也想跟皇叔親近些，可是皇叔眸中的鄙夷和嫌惡，教他難以靠近。

「兒臣知道了。」但是不管怎樣，皇叔是他最親的親人，就算皇叔和父皇曾有什麼恩怨，要是能由他化解，相信必能慰藉父皇在天之靈。

迎著冷冽寒風，段翼為了不讓段迅羽認為他是耍天子威風，只帶著貼身太監扶鮐進了掖華殿。

算算時間，已過了晚膳時分，這時候問安也算是妥當，不算冒犯，只是一一

「皇叔已就寢？」得知這事教段翼微詫。

這麼早就寢，難不成是近來瑣事教皇叔疲憊不已？

還是……皇叔根本不想見他？

「皇上，這算是王爺在北防時的習慣，王爺習慣早些就寢。」衛少宇硬著頭皮虛應。

在北防坐鎮哪有眼下這般好命，用過晚膳就能就寢的？

不過除了說王爺已就寢，他還真找不到說詞搪塞。

「是嗎？」段翼垂斂長睫，無以猜測是真是假。

「皇上請回吧。」嗚，他真的是被王爺帶壞了，竟然給皇上吃閉門羹，天底下有哪個臣子可以臥床不見駕的？

算來算去，也唯有他的主子了！

「衛參軍，從古至今也不曾聽聞過有哪個臣子可以不見駕的，煩請衛參軍再——」

「扶蘇。」段翼淡聲打斷他未竟的話。

「皇上？」扶蘇真的快跳腳了。

哪有臣子可以不見駕的？就算睡了喊起便是，豈有以就寢為由，還敢請皇上回殿的說法？

「回去。」段翼說著，已返身走去。

「皇上！」扶蘇氣得牙癢癢的，卻只能跟上段翼的腳步。

衛少宇搔了搔頭，無聲低嘆著。

他也不想這樣，可是……王爺真的沒空嘛。

「皇上，就算攝政王是皇上的皇叔，但如此倨傲無禮，要是不好生整治，他眼中可還有皇上？」

「扶蘇，你太放肆了。」一路上聽扶蘇叨唸，段翼等回到紫微殿，才終於忍不住低斥。

扶蘇一愣，趕忙自打嘴巴。「奴才該死，奴才該死！」

他是說得過了，可攝政王才真的是傲慢得過火！須太傳說的對，攝政王無禮至極，得端出皇上架式，否則真會被爬到頭上。

「扶蘇，所謂晨昏定省，是晚輩對長輩的問安，既然皇叔已就寢，豈有再將皇叔喚醒，擾他睡眠的道理？」段翼拉下他的手，不捨他打腫臉。

「是，是奴才口無遮攔，還請皇上恕罪。」

「哪來的罪，朕知道你是為了朕好。」許多事他看在眼裡，不說不代表他不知道。糟的是，皇叔嫌惡他，明顯得連眾人都察覺，他要是不趕緊處置這事，恐怕會給皇叔招來麻煩，這並非他樂見的，所以……

「皇上，你在做什麼？」扶蘇不解地看他走到床邊的寶格架。

「去拿盞風燈給朕。」段翼往寶格架裡一按，再微微使力，竟將寶格架推開一條縫，露出一條暗道。

記得他小時候要是做錯事，父皇總是會罰他待在掖華殿，那是其來有自的。因為父皇的紫微殿有條地下暗道可以通往掖華殿，父皇會在夜裡利用暗道去探他，替他蓋好被子隨即離去。

後來是被他發現，緊抓著父皇，父皇才告訴他暗道一事。

扶蘇取來風燈，這才瞧見寶格架後頭竟有條暗道。「皇上，這是一——」

「你待在這兒，別讓人發現這暗道，朕去去就回。」接過風燈，段翼毫不猶豫地踏了進去。

暗道裡漆黑一片，有股霉味，這暗道直通掖華殿的偏殿，離寢殿不過幾步距離，如此一來他就能夠確定皇叔到底是故意不見他，或者真已就寢。

如果皇叔是故意不見他……不管怎樣，他總得想個法子拉近兩人關係，替父皇弭平兩人嫌隙。

「皇上到底是要去哪？」扶蘇望向暗道，低聲問著。

「掖華殿。」話落，他已經將寶格架掩上一半。

段翼獨自走在暗道上，回想過往父皇曾帶著他走過，如今知曉暗道祕密的卻只餘他一人。

朝堂上每個人都說父皇最寵愛他，此話不假，但他要是犯錯，父皇責罰時也毫不心軟，絕不過分溺愛。

走到盡頭，他拾級而上，把前方的門推開一條縫，確定偏殿裡無人，才敢將暗道出口推開，像作賊似的吹熄了風燈，蹣手蹣腳踏出殿外。

雖然皇叔說不需要宮人伺候，但他知道皇叔帶了自個兒的一隊侍衛前來，要是被人撞見，即便他是皇上，無人敢質疑，但仍免不了有幾分心虛。

慶幸的是，皇叔帶來的侍衛並不多，寢殿附近並沒有佈下侍衛守夜，讓他輕鬆的靠近寢殿，突然聽見古怪的呻吟聲。

他頓了下，覺得那嗓音頗壓抑，像是正忍著什麼樣的痛苦……難道是皇叔病了？

思及此，他加快腳步，見寢殿外沒有半個人，他一把推開了殿門——

對上段迅羽噙滿氤氳慾念的魅眸，他先是愣了下，而後瞪圓黑眸，只因床上兩人不著寸縷，而且段迅羽身下的還是個男人！

段翼狠抽口氣，整個人僵在原地。

這是什麼？皇叔怎會跟個男人……

他腦袋紛亂嘈雜，突見段迅羽一把將壓在身下的男人抱起，讓那巨大的勃起可以完全進入男人的身體，教那人難遏地逸出呻吟。

段翼愣愣地望著，忘了迴避，忘了離開，緊緊地盯著這一幕，看著段迅羽不斷地抽送著，讓男人幾乎無力地掛在他的肩上，這時他突地揚笑，那笑意似魔魅般誘人，教段翼的心跳幾乎停止，就聽見他笑問——

「皇上要不要一道同樂？」

段翼這才回神，連門也沒掩上，拔腿狂奔，像是有什麼魔物在後頭追趕，回偏殿抓起早已熄滅的風燈，進入暗道跌跌撞撞地快跑。

一直在紫微殿寶格架前等候的扶蘇引頸翹望著，等瞥見一抹疾奔的身影，正要開口，段翼已來到面前，滿面緋紅，神色有些狼狽。

「皇上，怎麼了？」扶蘇動作飛快地拉著他。

「沒事！」說著，他將寶格架推回原位，像是要掩藏什麼祕密，卻依舊止不住心底的慌。

他閉上眼想遺忘方才窺見的景況，然而眼閉得愈緊，畫面反倒更鮮明，尤其是皇叔的那雙眸子……

皇叔第一次對他笑了，但笑意卻像緊纏的絲線，往他的心底絞。

掖華殿寢殿內——

「皇上？」連華氣喘吁吁地望向門口，驚見殿門竟開了條縫。「王爺，你……啊……別……」他被壓倒在床，雙腿被扳得極開，昂揚在他體內淺抽深鑿著，教他無以招架。

寢殿內充塞著淫靡的肉體拍打聲，直到段迅羽饜足才從他身上退開，若有所思地望著殿門。

連華疲累地起身，擦拭著自己身上的黏膩熱液，低聲問：「皇上既在門外，王爺剛剛為何還……」

「讓那不食人間煙火的天真孩子開點眼界，有何不可？」他低啞的嗓音還裹著未褪的情慾，再次將他壓上了床。「況且，有人注視著，只會讓本王興致更加高張。」剛才他聽見輕而沉穩的腳步聲，所以望著殿門等候來者，倒沒料到是段翼……那錯愕的眼神，該死的像極了她！

他的存在，一再提醒著自己被兩個最愛的人背叛。

如果可以，他會殺了他！

凶悍的巨大蠻橫地進入連華體內，教他痛吟出聲。儘管已過了十七年，卻從未消弭這個人心中的恨意半分。

「西院大人掌兵政，兵部更是同屬西派，邊防調兵遣將、討馬要糧全都得經過兵部，仔細想來，眼下的兵部尚書谷若懷恐是和攝政王最有交情的人，要是谷尚書一再拉攏攝政王……」

段翼垂著眼睫，置若罔聞。

一連數天，他的心緒始終紛亂不休，尤其每每就寢時，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那雙裹滿情慾的眸，那邪氣又魔魅的笑教他的心亂了、呼吸亂了，整個人都亂了。他像是著了魔，擺脫不了那雙眼，儘管閉上眼，那雙眼依舊在黑暗中注視著他，在睡夢中凝睇著他，一再一再地騷擾著他。

「皇上。」

耳邊傳來扶蘇小聲的叫喚，他卻充耳不聞，因為他尚在震懾之中。

只因，昨晚……像是鬼迷心竅般，他在那雙眼的騷擾之下發洩了情慾，多不可思議，他本對男歡女愛一點渴望都沒有，但是他竟想著那雙眼……

「所以……皇上？皇上！」須翎說到段落，回過頭想詢問段翼的意見，卻見他的臉已經垂到奏摺上頭，彷彿已入睡，氣得他大喊。

段翼被驚得回神，驀然抬眼，滿臉錯愕。

「什麼？」他什麼時候到固思閣的？

側眼望去，就見扶蘇萬般無奈地把臉皺成包子樣，顯然已經喚過他數回，可惜他像是入魔了，被那雙眼給控制住，教他恍恍惚惚的。

「皇上，你的臉……」須翎伸手撫上他的額。「沒發燙，可臉怎會紅成如此？」段翼趕忙別開眼，像是怕被人看穿昨晚他做了多下流的事。「朕只是有點累了。」

須翎皺起眉，望著擺在他案上的奏摺。「皇上案上的奏摺根本沒批上幾份，休憩時間如往常，怎會是累了，要不要叫御醫診治？」

「不用、不用。」他忙揮著手，就怕一經御醫診治，會發現他不為人知的祕密。須翎見狀，沉默不語。

突來的沉默讓段翼既尷尬又羞窘，正好門外的喚聲打破沉默，讓他自在了些。

「皇上，中院大人求見。」守在固思閣外的太監通傳。

「讓他……」餘光瞥見須翎微沉的眉眼，他連忙改了說詞。「宣。」

「遵旨。」

不一會，聞人天機踏進固思閣內，躬身道：「微臣見過皇上。」

「免禮，不知道中院求見所為何事？」段翼挺直背脊輕聲問著。

「微臣前來，是將六部呈上的奏摺整理過交上。」聞人天機將奏摺呈上，扶蘇趕忙走向前接過，接過時，手被聞人天機勾了下，不解地看他一眼，被他眸底笑意嚇得倒退三步，趕忙回身將奏摺擱在桌案上。

聞人天機不以為意，接著道：「有幾份微臣已經先圈點過，若有不妥，皇上可在旁批注。」

無極王朝設三院六部，三院分為東、西、中，西院掌兵政，以免兵部專權；東院掌朝中財政，分化戶部獨大；而中院則負責擬詔初批，還是唯一能直諫皇帝的官員，三院鼎立，各司其職，杜絕宮中弊端。

「朕知道了。」段翼隨即攤開奏摺詳讀。

聞人天機注視他半晌，狀似漫不經心地道：「皇上，微臣有個疑問。」

段翼不解地望著那張陰柔偏邪的面容。「中院但說無妨。」

他記得父皇說過，聞人天機雖高傲放肆了些，卻是個可用之材，當初他以束髮之姿成了殿試狀元，而後在一年一度的百官舌辯中，提出三院鼎立的想法，藉此可以互相牽制彼此和六部，父皇便當殿拔擢他為中院。

「皇上，雖說攝政王亦是皇族，但是沒有宮人帶領便擅自進入寶林閣，似乎有所不妥吧。」聞人天機說著，俊眸緩緩移到扶蘇身上。

扶蘇一頭霧水地垂下眼，總覺得這中院大人很喜歡看著自己，而且那眼神簡直就像是蛇看見了青蛙，想要將他一口吞下……當然，他不是青蛙，但他真的會忍不住發抖。

段翼愣了下，還未開口，須翎便已經搶白。「中院大人，你說攝政王進寶林閣，那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」

「大概半刻鐘前，我來時路上瞧見的。」

「皇上應允的嗎？」須翎再問。

「朕沒有。」段翼愕道。

「真是太放肆了！」須翎欲走，又急急頓住。「請皇上一道前往寶林閣。」

寶林閣裡頭收藏的全都是友邦各國和民間送上的稀世珍品，唯有皇上得以進入，要不便是領皇上御旨進入取物，豈能由他這般造次，根本忘了誰才是皇上！

「朕……」段翼面有難色。

他現在還不想見到皇叔，至少要再給他三天的時間，讓他好好平復自己心情，他才有辦法直視皇叔的臉。

「皇上！」須翎微微動怒。「要是因為私心，教人以為皇上放任攝政王，這可是會教人以為攝政王有謀逆之心！」

既然屢勸不聽，那就反其道而行，皇上既對攝政王有異樣的景仰，端出這說法定能勸動皇上。

聞人天機饒富興味地睨了須翎一眼，唇角噙著玩味的笑。

「既是如此……」段翼再不願意也得起身，畢竟總不能讓皇叔多添汙名。

但是，如果可以，他真的不願意在這當頭遇見皇叔，那令他很不自在。

段迅羽站在寶林閣內，環視各項稀世珍寶，井然有序地陳列在架上，甚至有的還盛裝在匣內，疊至二、三層高的平臺。

他拾級而上，看著手上寶林閣的紀錄簿，上頭詳加記載每樣寶物的出處，或是友邦何時獻上的珍品，直翻到最後一頁，他也已走上三樓，朝角落而去。

「王爺，要不要多找幾個人手？」連華抬頭問著。

段迅羽未吭聲，走到角落，打開一只木匣，只見裡頭金光閃動，正要將裡頭之物取出時，便聽見底下傳來騷動——

「你是誰」

段迅羽收手走到欄杆邊，往下一瞧。

「在下是攝政王隨侍連華。」連華恭敬有禮地躬身。

「誰允你踏進寶林閣的？攝政王呢？」須翎沉聲問。

連華尚未回答，段迅羽慵懶的嗓音已經兜頭落下。「本王就在這兒，不知道須太傅有何指教？」

須翎抬頭望去，怒道：「攝政王為何遣退守閣太監，又為何未經皇上允許就踏進寶林閣，攝政王難道不知此舉已犯宮規？」

「是嗎？本王久未回宮，真不知道有這等宮規，改日再找須太傅討教。」段迅羽雙肘懶懶地靠在欄杆上，魅眸直睇著在須翎身後的段翼。

段翼的臉始終低垂，教他看不清面容，但他想那般純真的孩子，或許此刻還紅著臉。

「還請攝政王先離開寶林閣，他日下官必會盡全力告知。」

「那不成，本王的東西還未找足。」

「攝政王，這寶林閣內的所有稀世珍品皆屬皇上所有，攝政王豈能不經皇上允許便——」

「皇上，本王可否取寶林閣內之物？」段迅羽懶聲打斷須翎未竟的話語。

段翼心底一顫，竟說不出半句話。

那低醇的嗓音會教他聯想到那晚他所聽見的低啞聲線，那般性感而誘惑人的粗喘教他莫名地羞紅臉。

須翎愣了下，不敢相信段翼在段迅羽面前竟退化成三歲娃兒，連回話都不會！在

他眼中，段翼聰穎而善良，登基之後肯定會成為賢明君主，可問題是太過仁慈，有時就等同軟弱，太過軟弱是無法威震一方的。

「皇上。」他沉聲喚著，要他端出皇上的威嚴，否則大臣們以後會如何看待他？

「呃……」段翼努力振作，垂著臉問：「不知皇叔取寶林閣內的寶物有何用？」段迅羽微揚眉，噙著不懷好意的笑，「皇上，難道須太傅沒教導過皇上，談話時必得要直視臣子的眼？皇上不抬頭，本王該如何回應？」

段翼聞言，也知道自已實在太失禮，但要他怎麼抬眼，一抬眼，他就會瞧見皇叔，還會瞧見那晚與皇叔燕好的男人，那他恨不得抹滅的畫面豈不是又要印在他的心底了？

「皇上，抬眼。」須翎低聲道。

段翼也清楚，再不照做，太傅許是又要誤會他懼怕皇叔，於是他只好硬著頭皮抬眼，對上那雙魔魅的眸，那勾魂笑意教他的心一陣緊縮。

「皇上，本王要準備友邦使節回禮，這答案皇上滿意嗎？」

那低沉笑聲在他的心底震盪，他的心莫名悸動不休，只能用盡全力壓抑。「既是如此，那就請皇叔代勞了。」

這話一說出口，須翎險些被氣到吐血。「皇上，就算是挑選回禮，也該是由皇上親挑，怎好假攝政王之手？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也對，請皇上上樓來，咱們一道合議。」

段翼怔住，心裡抗拒著，可須翎卻不容他不動，用眼神瞪著他，令他不得不邁開腳步，上樓前，他清楚瞧見名喚連華的男子生得俊俏，氣質出眾，猶如清泉般沁人心脾。

他徐步上樓，每踏一階，心就跳得更急。

段迅羽探出了手，他猶豫地握住他的手，卻在瞬間被他緊握，他幾乎以為他握住的是他的心，教他不能呼吸。

無極王朝不禁男風，以往就曾聽聞有些貴族也會豢養男寵，只是沒想到皇叔竟也好此道……那光景怎麼也無法從他的腦袋裡抹去，皇叔性感如魔物的眼神，可以誘惑任何人沉淪。

「皇上，那晚你都瞧見了吧？」他湊近他，笑得戲謔。

段翼沒料到會主動提起，清俊面容瞬間緋紅一片。

「本王也沒想到皇上竟看得目不轉睛呢。」他貼得極近，氣息有意無意地拂過他潤白耳垂。

「不，朕只是去給皇叔請安的。」

「是嗎？本王還以為皇上也好此道呢。」薄唇近到快要貼在他的頰面。

「不不不……」段翼忍不住閃避地往旁退一步，卻不慎踢到架子底端的長木匣，整個人往後倒去——

「皇上！」須翎和扶蘇同時喊著，下一刻，他已經被一股蠻橫的力道給扯回，胸貼著胸。

段翼嚇了一跳，鼻息間全是屬於段迅羽身上的清雅香氣，心跳莫名加劇。

「皇上的心也未免跳得太急了。」

「我我我……」他也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就是無法控制自己。「皇叔，放開我吧，我已經站穩了。」別再抱著他……

在皇叔身上，他找不到對父皇的那份孺慕之情，卻莫名地有些不知所措。

段迅羽笑得不懷好意，鬆開他時目光掃到他腳邊，卻見一只長木匣被踢開了匣蓋，裡頭的畫軸掉出，露出一截畫紙，不禁怔了下。

段翼垂眼望去，輕呀了聲，趕忙蹲下拾起，將畫軸攤開。「原來父皇把母妃的畫像收到寶林閣裡了。」

段迅羽不語，瞅著他緩緩地攤開畫軸，上頭浮現一個姑娘，身穿月牙白綴繡粉雅蓮花襦衫，下搭了桃紅鑲銀邊的羅裙，坐在鏤花團椅上，托著腮，眸色俏皮，皓齒微露，栩栩如生。

「皇叔，這是我母妃，我不曾見過，而這幅畫是我母妃進宮前，不知道誰替她畫的，父皇很珍惜，在我小的時候總是把畫軸掛在我的床邊，好似母妃就在我身邊一樣。」段翼憶著過往，將畫軸攤在他面前。「皇叔見過我母妃嗎？」

段迅羽垂眼望著畫軸上的美人兒，彷彿回到懵懂年少，那時她禁不住他的央求，又得知他即將前往北防，才答允讓他執筆作畫，畫時她笑得俏皮，他得用盡全力，才能將她的神韻留在畫中。

在那蓮花盛開的七月，他們約定，待他從北防回來，他便求父皇賜婚，但是隔年二月父皇駕崩，三哥登基，他回京奔喪，才發覺他最愛的人竟成了三哥的貴妃，而且已遭其他嬪妃設計而早產喪命。

他難以置信。

初到北防時，他還跟三哥說過，他有個心儀的姑娘，希望三哥回京後可以去會會她，在父皇面前美言幾句，三哥笑他年紀還小，得再等個兩年才能成親，豈料三哥竟佔有了她！

他前去質問，三哥對他只有訴不盡的抱歉，這算什麼？這算什麼

那一年，他身受重創，父皇駕崩，三哥登基後盡除其他手足，還和玉田聯手背叛他，她甚至為了生下三哥的子嗣而死，接連打擊教他幾乎生不如死。

啪的一聲，段翼手中的畫軸被段迅羽打飛，自三樓掉落。

「皇叔？」段翼不解地望著他，發覺他的手不知何時扣住自己的喉頭，而他冷鷲的眸燃著毫不遮掩的肅殺之意。

皇叔想殺他？

為什麼？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

「王爺！」將畫軸接下的連華沉聲喊著。

段迅羽驀地回神，直睇著段翼，後者儘管察覺他的殺意，只是滿臉不解，卻毫不抗拒。

半晌，他閉了閉眼，在須翎和扶蘇衝上樓前抽手握住他的手，回身走到角落的木匣，從裡頭取出一頂龍冠。



須翎衝上樓時，正好撞見他欲將龍冠戴在段翼頭上。

「這頂龍冠是開朝皇帝登基時所戴，你登基時，本王會替你戴上。」段迅羽啞聲道。

在所有的兄弟裡，他與三哥長得最像，三哥向來親近他，最為寵他，三哥有的，他一定有，他們可以摸清彼此的思緒，但是他一直想不透三哥為何非得將他留在宮中，有他在的確能夠保住段翼，可難道三哥會不知道，他一直很恨這個孩子嗎？因為他，玉田死了；因為他，自己連跟玉田追問為什麼背叛的機會都沒有；因為他，玉田變得那般冰冷！

他恨段翼，當年要不是三哥發覺，段翼早已死在襁褓中——被他活活掐死。

段翼直睇著他，覺得他的語氣太冰冷，眼眸寒驚懾人，像是恨不得立刻處決自己，卻又不知道為了什麼而全力壓抑著。

難道皇叔識得母妃嗎？

「須太傅，這作法可行嗎？」段迅羽低啞問著。

「……自然是可。」須翎戒備地望著他，直覺得他教人摸不透。

太祖皇帝的龍冠，歷代皇帝無人敢在登基時戴上，只因誰都不敢與太祖皇帝當初的豐功偉業相比擬。但如果是由攝政王取出，替皇上戴冠，這又是另一番解釋，此舉意在昭告百官，他是皇上的靠山。

但他對皇上態度傲慢，諸多無禮，這是朝中眾人都知曉的事，東西兩派也都想拉攏他，不管他支持哪一方，對皇上而言都是極大的壓力。

所以他才要皇上忍辱負重，培養自個兒的實力，等到弱冠之年好脫離段迅羽的掌控。

「那就這麼著吧。」段迅羽將龍冠交給須翎，順便把紀錄簿遞給段翼。「本王改日列單條給皇上，再由皇上作主。」

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段翼接過手，卻還是不住地望著他。

段迅羽也注視著他，久久移不開視線，只因他那雙眼太像玉田。

算算時間，他今年應該十六歲了，和玉田當年邂逅自己時一樣的年紀，也許正因為年少，還有幾分稚氣，才會相像，再過幾年，褪去稚氣，磨利了眼，就會像三哥多一些。

到時候自己已不在京城，不會再遇見他，也就不會殺了他。

儘管恨他，但畢竟他是玉田的孩子，再恨，都不能殺。

這一場豪賭，是三哥贏了。

段迅羽沒再開口，靜默著從段翼身旁走過，來到一樓時，瞧見連華手中的畫軸，示意他擱到一旁。

連華靜靜地跟著他離開，直到離寶林閣有些距離了，他才低聲問：「王爺為何要特地取出開朝皇帝的龍冠？」

「本王想怎麼做，就怎麼做。」哪怕他要鬧得天翻地覆，三哥又能耐他何？

「如此一來，豈不是讓朝堂派系更加難解王爺心思？」羞辱少帝，卻又取出龍冠，這作法極為矛盾，一如王爺的心境。

「撲朔迷離才更有趣，不是嗎？」段迅羽冷笑了聲。  
他殺不了段翼，但不代表他得善待他。  
宮中這堆麻煩事，他要在最短的時間內處理完畢，之後便回他的北防，再也不回帝京！

Crescent